

周振甫讲谭

周  
振  
甫  
讲  
修  
辞



周振甫 著

2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周振甫讲谭

徐名翠 周佩兰 选编

H15

30

2005

# 周振甫讲修辞

周振甫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振甫讲修辞/周振甫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

(周振甫讲谭)

ISBN 7-5343-6896-0

I. 周...

II. 周...

III. 汉语—修辞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199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周振甫讲修辞

作 者 周振甫

责任编辑 马兰峥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368546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页 2

字 数 197 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1—7000

定 价 24.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编选说明

周振甫先生生前曾说过，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编辑工作，二是普及工作。

周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成功的。1987年中国出版家协和中华书局在他80岁时，曾为他召开了一个“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50年大会”，表彰他50年来从事编辑工作取得的卓越成绩。出版界的领导和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出席了大会。几乎从不出席会议的钱钟书先生都到会祝贺并讲了话。钱先生说：“振甫和编辑工作的关系是50年，我和振甫的关系是40多年。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的关系是愈老就愈接近、愈好。”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启功先生用朱笔画了一幅《松竹图》送给周先生。那一丛挺拔的幽篁，是虚心高洁之美的象征；那一挺铁干虬松枝的老松，则是轩昂坚贞之气度的写照。出版界的领导王子野先生，著名学者、资深编辑杨伯峻、刘叶秋等先生还当场题词赋诗：

“五十年如一日，甘当无名英雄。”（王子野）

稿件编排随意笔，辞章剖析解牛刀。  
谦恭足比陈文象，敦厚真如龙伯高。  
今日见闻尤可乐，座中不乏方九皋。（杨伯峻）

一代雕龙手，丹铅五十春。  
品缘谦益重，情以朴能真。  
发蕴文心古，探幽诗话新。  
脩然安斗室，不见画梁尘。（刘叶秋）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众多媒体都作了广泛的报道。为一位编辑召开这样隆重的大会，是没有先例的，在当时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注目，而对出版界产生的影响则更大。

1997年，周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主持人请他谈谈六十多年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给年轻一代传授治学之道。周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把古代的一些好东西，实事求是地介绍给大家，做了一点普及工作。

周先生说他只做了一点普及工作，其实他做的普及工作，还是不少的。他把影响我国几千年的两部经典著作，《诗经》和《周易》做了译注；他把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本文论专著《文心雕龙》做了注释和今译，还主编了《文心雕龙辞典》。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基础上，又深入探索古代文论史，写下《中国修辞学史》、《中国文章学史》以及《文论散记》、《文哲散记》、《文论漫笔》等著作。并用“例话”的形式，把深奥枯燥的理论，用生动活泼的例子，做深入浅出的诠释，写下《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小说例话》、《风格例话》，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文独特的评析系统。其中《诗词例话》自1962年出版

后,风行海内外,累计印数达七十多万册。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专谈写作艺术的书籍还很少,《诗词例话》就成了当时大学文科学生、广大文艺爱好者进入我国古典文艺理论大门的一把钥匙。一本文艺理论的读本,印数竟如此惊人,仅此一例,足以说明周先生做的普及工作是成功的。

周先生为来访和来信的大、中学老师,文艺爱好者推荐书目时,总是推荐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周先生总是说他的一点本事,是从钱先生那里学来的。他说《管锥编》、《谈艺录》的每一则札记,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教给我们怎样去读书,怎样去做学问。周先生曾写过两首七律,赞颂《谈艺录》和《管锥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金翻高飞笑二虫,抢榆未至作腾空。  
名高不假扶摇力,才美自开阆苑风。  
艺撷亚欧贯今古,体分唐宋极精工。  
累丸已见承蜩手,下笔如神岂道穷。

高文何绮数谁能,谈艺今居最上层。  
已探骊珠游八极,更添神智耀千灯。  
九州论学应难继,异域怜才倘有朋。  
试听萧韶奏鸣凤,起看华夏正新兴。

而钱先生对周先生也很尊重,钱先生1973年有《偶见江南二仲诗因呈振甫》:

同门才藻说时流,吟卷江南放出头。  
别有一身兼二仲,老吾谈艺欲尊周。肇仲治、钟仲纬。

1975年又有《振甫追和秋怀韵再叠酬之》：

杨云老不悔雕虫，未假书空且叩空。  
迎刃析疑如破竹，擘流辨似欲分风。  
贫粮惠我荒年谷，利器推君善事工。  
一任师金笑白狗，斯文大业炳无穷。

高度评价了周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

1983年，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的引言中说：“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指1948年《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三十五年间，人物浪淘，著述薪积。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诵‘印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并在送给周先生的《谈艺录》书上，写下这样的话：“此书订正，实出振甫道兄督诱。余敬谢不敏，而君强聒不舍。余戏谓，谚云‘烈女怕缠夫’者，非耶？识此以为他日乞分谤之券。”钱先生的辉煌巨著，百万言的《管锥编》，序仅有137个字，而谈到周先生就用了32个字：“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周先生则利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怀着敬意宣扬钱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钱先生书中所蕴藏的珍宝。虽因违背钱先生反对别人宣传他的心愿，使得钱先生不高兴，但周先生始终没有停止这项工作。他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真挚友谊，一直被文坛传为佳话。

关于实事求是，说来话长，应该有专文来谈，这里举几个事例来说。凡是了解周先生的人，都说周先生做人做学问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

例如《诗经·伐檀》中有一句话“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现在，中学课本都讲成君子都是白吃饭不干活的，是作为反语讥讽。通行的有权威的中国文学史，也都是这样讲的。周先生

引证了大量的史料,认为称白吃的为“尔”,称不白吃的为“彼君子”,认为旧的解释较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详见《周振甫讲古代诗词》中的《诗经·伐檀》的分析。)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认为嵇康的被杀,表面上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累嵇康,实际上因为他说了:“非汤武而薄周孔”,影射了司马昭的篡位。周先生写了《嵇康为什么被杀》,对此事详加考证,认为嵇康被杀,不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主要是吕安给他的信,要推翻司马氏政权,跟钟会诬陷他要帮助毋丘俭反对司马氏所造成的。

1986年,周先生的《诗文浅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中收有一篇评析柳宗元《小石潭记》的文章,到1994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周先生另一本《诗文浅说》。周先生在《诗文浅说》的后记中说: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称“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查中华书局本《柳宗元集》是据《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标点的,这本子里对“卷石”没有注,再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对“卷石”也没有注。因此,我把“卷石底以出”解作“潭底石头翻卷过来露出水面”完全错了。原来这个“卷石”的“卷”读 quǎn(拳)。“卷石”本于《礼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注:“卷犹区也。”《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器量,豆、区、釜、钟。”注:“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原来“区”是齐国的度量单位,一区等于一斗六升容量,卷石,指相当于一斗六升容量大的石头。在上本书《浅释》里注错了,特向读者道歉。

为一句话,特向读者公开道歉,反映出周先生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再说一件事,就是对毛主席诗词中的两个字,提出修改意见。这件事周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连家里的人也不知道。直到逝世前,他才披露这件事。他在《我的编注生涯》(1999年)中,是这样淡淡叙述的:



“(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向臧克家先生约稿,约他的《毛主席诗词讲解》。臧先生要出版社约人加注。出版社领导就找到我。我看不到毛主席的诗稿,只看到《诗刊》上发表的毛主席的诗词。注到《菩萨蛮·黄鹤楼》的‘把酒酌滔滔’,写信给臧先生,说《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樽还酹江月’是以酒奠江月。毛主席酒奠滔滔江水,当作‘酹’,怎么作‘酌’字呢?臧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主张用‘酹’字。……等注到《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又写信给臧先生说:山盖上雪,用‘银’字来形容。原盖上雪,应用‘蜡’来形容,为什么作‘腊’呢?臧先生同意‘蜡’。……后来他见到毛主席,谈到改‘腊’为‘蜡’,主席也同意了。”在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周先生能对毛主席的诗词提出修改意见,很能说明他做人的正直,做学问的实事求是。

《周振甫讲谭》系列汇集了周先生有关《谈艺录》、《管锥编》的文章,以及有关文论和诗文鉴赏的文章,编成《周振甫讲〈管锥编〉〈谈艺录〉》、《周振甫讲〈文心雕龙〉》、《周振甫讲怎样学古文》、《周振甫讲古代文论》、《周振甫讲古代散文》、《周振甫讲古代诗词》、《周振甫讲修辞》七种读本,也算是对周先生从事普及工作的一个回顾和初步总结,以此作为对周先生逝世五周年的纪念。《周振甫讲谭》系列中的文章,写于1956年至1999年,如《通俗修辞讲话》写于1956年,其中的用语,特别是例子,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为尊重历史,未敢改动,其他的文章,也是如此。《周振甫讲古代散文》和《周振甫讲古代诗词》中有几篇文章,是编者在周先生指导下写的,并经周先生修改审定。《周振甫讲谭》选编仓促,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周先生在书中使用的一些词汇在当前发生了变化,为尊重作者起见,本丛书在编辑过程中,皆未统一改为今天《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词汇,相信读者自能辨别阅读使用。

徐名攀 2005年5月15日于北京

## 目 录

谈修辞学 .....	(1)
中国古代修辞学略说 .....	(9)
儒家的修辞说 .....	(23)
《春秋》三传和《国语》的修辞说 .....	(32)
《易传》、《周礼》和《礼记》的修辞说 .....	(39)
墨家的修辞说 .....	(45)
道家的修辞说 .....	(47)
法家的修辞说 .....	(52)
纵横家的修辞说 .....	(55)
《世说新语》中的修辞学 .....	(58)
比兴 .....	(60)
言外之意 .....	(64)
改诗 .....	(66)
推敲 .....	(68)
警句 .....	(70)
夸张 .....	(72)

夸张和跳跃 .....	(74)
互文和互体 .....	(76)
曲喻 .....	(78)
博喻 .....	(80)
喻之多边 .....	(82)
喻之二柄 .....	(84)
通感 .....	(86)
奇偶 .....	(90)
质语 .....	(93)
点染 .....	(96)
设彩 .....	(97)
衬垫和衬跌 .....	(102)
顿挫 .....	(104)
正变和新变 .....	(107)
文采 .....	(113)
词采精拔 .....	(119)
尚文与崇质 .....	(124)
实中文外 .....	(129)
文小指大 .....	(136)
劝百讽一 .....	(141)
蕴玉怀珠 .....	(146)
言不尽意 .....	(151)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	(156)
别立新机杼 .....	(161)
经诰指归,迂雄气格 .....	(166)
雄深雅健 .....	(172)
风行水上 .....	(178)

想象和核实 .....	(183)
风格浅谈 .....	(189)
谈文学风格的刚与柔 .....	(195)
谈情采 .....	(206)
通俗修辞讲话 .....	(223)
一 修辞是什么 .....	(223)
二 修辞的两种手法 .....	(230)
三 选词的标准 .....	(233)
四 怎样造句 .....	(250)
五 修辞的积极手法 .....	(263)
六 结语 .....	(284)

# 谈修辞学

## 一 实用性修辞学和文艺性修辞学

修辞学是语言学和文学交界处的学科,它与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有密切的关联,是研究语言运用效果的科学。修辞学一般分为实用性的修辞学与文艺性的修辞学。实用性的修辞学在语言运用上要求简明、准确、平实,使人读了十分明确,适用于公文体、科技文体、政论体和其他应用文体。文艺性的修辞学在语言运用上要求形象、具体、鲜明、生动,塑造出艺术形象来感染读者,适用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作品。实用性修辞学在语言运用上,结合对象和说话时的情境,说话要达到的目的,选择最适宜的词汇、句子、语调、篇章结构来表达,更多地注意用词造句,以求收到预期的效果。文艺性的修辞学,在语言运用上,要求形象、具体,富有想象,富有情韵和含蓄,因而较多地运用比喻、夸张、摹状、比拟、婉曲、反复、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更多地运用修辞格。

在修辞的运用上，实用性的修辞，如讲山的高，说泰山主峰海拔 1524 米，是明白准确的。在文艺性修辞上，对山的高，可以表达作者的感受，如李白《蜀道难》说：“连峰去天不盈尺”，用的是想象夸张格。对这两者的不同，钱钟书先生在给我讲修辞的信中指出：“文法（兼指前者）求文从字顺，而修辞（指后者）则每反常规，破律乖度，重言稠叠而不以为烦，倒装逆插而不以为戾，所谓‘不通’之‘通’（参见《谈艺录》新本，532 页），亦所谓‘文法程度’（《管锥编》，149～151 页）。”按《谈艺录》补订本：

又按捷克形式主义论师谓“诗歌语言”必有突出处，不惜乖违习用“标准语言”之文法词律，刻意破常示异。故科以“标准语言”之惯规，“诗歌语言”每不通不顺。

《管锥编》称：

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各自不同，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后世诗词险仄尖新之句，《三百篇》每为之先。如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昨夜微霜，〔今〕朝闻游子唱骊歌初渡河”），白居易《长安闲居》：“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无人不怪何〔以我〕住长安〔而〕独〔能〕朝朝暮暮闲”），黄庭坚《竹下把酒》：“不知临水语，能得几回来”（“临水语：‘不知能得几回来’”）；皆不止本句倒装，而竟跨句倒装。《诗·七月》已导夫先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入我床下”）。……叶氏（明叶秉敬《书肆说铃》）举例有《小雅·宾之初筵》：“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室人入又”，毛、郑皆释“又”为“复”，则歇后兼倒装，正勿须谓“又”通“侑”，俾二句得合乎“文字之本”耳。

这里说明实用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的不同。按：实用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在修辞格的运用上，有时也有一致处。如在实用性修辞里，有时也可用比喻、对偶、排比，以达到语言表达的效果。这说明修辞格适用范围的广泛。

修辞学除分实用性修辞与艺术性修辞外，具体内容还包括什么呢？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分为修辞格和风格两部分。修辞格分材料上的，有比喻、借代等；意境上的，有比拟、讽喻等；词语上的，有析字、藏词等；章句上的，有反复、对偶等。就风格说，《修辞学发凡》分为四组八体：①简约和繁丰；②刚健和柔婉；③平淡和绚烂；④谨严和疏放。

把修辞学的内容限于修辞格和风格够不够呢？不够。修辞学既是结合对象、情境、要求来达到语言表达的效果，就得从达意表情上来考虑，这就离不开篇章结构的修辞。篇章结构的修辞，要抓全篇所要表达的主旨，贯彻主旨的情理事义，按情理事义来分章节。即从《修辞学发凡》讲的修辞格看，分“词语上的”，自然可以从词语上去考虑，即在用词造句上去考虑。分“章句上的”，那就得从章句上去考虑，牵涉到分章节了。分“意境上的”，那就得从意境上去考虑，牵涉到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意境了。结合章句和意境，就离不开就意境和篇章来考虑修辞了。从意境上来考虑修辞，这就离不开练意，从词语上来考虑修辞，这就离不开练辞。刘勰《文心雕龙·熔裁》：“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辘轳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这里讲的熔即练意，裁即练辞。练意要使纲领昭畅，即对于所要表达的情理，要根据情理所分的章节来作些考虑。练辞要使芜秽不生，对用

词造句作些考虑,这些词句是否都恰好地表达情理,这些情理又跟“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结合,即又跟风格结合。刚柔指阳刚、阴柔的不同风格,趋时指词语的合于时代需要。这样,除修辞格、风格外,还有《发凡》里不讲的按情理来分章节的练意的修辞。如贾谊《过秦论》,以全篇主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放在结尾。放在结尾,表示层层探讨得出来的结论,重在思理方面。而苏轼的《贾谊论》,以全篇主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放在开头。接下来:“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表示感叹,重在抒情方面。结论放在结尾或开头,跟作者的侧重思理或抒情有关,即跟按照情理来安排篇章结构有关,属于修辞,与作文法无关。作文法要求内容按照开头、承接、转折、结尾的安排,从情理到篇章的修辞要求从题旨到篇章结构符合所要表达的情意。即这里讲的修辞,包括练辞练意的熔裁在内,包括从情理到篇章结构的修辞在内。

## 二 语文修辞学与文艺性修辞学

语文修辞学指从语文角度来讲修辞学,文艺性修辞学指从文艺角度来讲修辞学,这两者有差异。就修辞格的比喻格看,语文修辞学,如《修辞学发凡》里讲譬喻格,分明喻、隐喻、借喻三种也就够了。但讲文艺性修辞学就不同了,如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讲苏轼的运用比喻,说:

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



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纈”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岵嵎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上古理论家早已着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钱先生从文艺性修辞学的角度，对博喻这个修辞格作极生动有力的发挥，跟《发凡》里讲的比喻比起来，就显出有极大的差异。《发凡》里没有讲“博喻”，钱先生在注里指出宋代陈骙《文则》卷上丙的第六种“取喻之法”里讲到“博喻”，《礼记·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即指博喻。钱先生还指出方回《桐江集》、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谭元春《谭友夏合集》、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里也都谈到，可是《发凡》里就是没有谈到，这正说明语文修辞谈的跟文艺性修辞还有不同。

钱先生讲比喻，还讲“喻之二柄”和“喻之多边”。《管锥编》37～39页：

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悲，词气迥